

節本
康熙字典

〔清〕張玉書等 編纂
張元濟 節選

商務印書館

民國紀元三十八年新版

節本
康熙字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節本康熙字典〔清〕張玉書等編纂；張元濟節選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ISBN 7 100 03391-8

I 節 · II ①張 · ②張 · III 漢字 - 字典 - 中國 - 清代 IV H16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77375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IEBĒN KĀNGXĪ ZIDĪǎN

節本康熙字典

〔清〕張玉書等編纂

張元濟節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北三河市書苑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 03391 8/H·862

1949年3月初版 開本 787×960 1/16
2001年12月影印第1版 印張 34 1/2
2004年3月第2次印刷

定價：60.00 元

重刊《節本康熙字典》小識

《節本康熙字典》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刊行，印數不多，行銷不廣；加以出書時正值上海解放前夕，讀書界未加注意，以致這部由飽學之士張元濟悉心編選的工具書，五十年來很少有人提及。

《節本》書前有涉園主人即張元濟親自撰寫的《小引》，文中對《康熙字典》作了肯定的評價，同時指出書中摻雜了許多「不能識亦不必識」的單字，讓讀書人在檢索時消耗「有限之光陰」，浪費「可貴之紙墨」，需要有人來做「披沙揀金」的工作，以方便學人。

於是這位大學者就來做這大膽的嘗試。以他一生積累的深厚國學根底為基礎，憑着多年整理古籍和翻檢查閱字典的經驗，對成書於二百多年前（一七一六年）的《康熙字典》逐字考察，「汰去其奇詭生僻無裨實用者，凡三萬八千餘字，留者僅得十之二弱。」這就成了一部具備研究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節本康熙字典》。

按照《小引》提供的數據，《康熙字典》正文連備考補遺共四萬六千六百字有奇，刪去三萬八千餘，《節本》實收字數約為八千六百字上下（注一）。

自有《康熙字典》以來，指訛正謬者不少，但披沙揀金者卻不多見。博大精深的大學者竟肯費時費力去做這等煩瑣吃力、乍看似無多少創造性的工作，是為着什麼呢？簡而言之，這樣的嘗試不止是整理漢字的一種

探索，而且是爲着達成張元濟念念不忘的「開發民智，拯救中華」崇高目標的一項措施。止因爲此，世俗一般學人所不願做或不屑做的繁重工作，張元濟卻在八十三歲高齡時完成了。

張元濟通過《節本》昭告世人，不要害怕浩如烟海的萬千漢字，只要掌握八千六百個，便可得心應手閱讀古今冊籍，至於日常應用，則更無論矣。

張元濟的大膽探索，直到三十餘年後，才得到科學的驗證。一九八五年文改會（即後來的國家語委）公佈了現代漢語字頻調查數據：它利用計算機對一千一百多萬字書報語料進行檢索，得出這許多文本使用的漢字，不過七千七百四十五個。這就是說，只要掌握七千七百四十五個單字，一般地說就能閱讀現代漢語書刊——這裏着重標明現代，是因爲這次字頻測定所用語料取材於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印行的資料（注），其中只包含極少量的文言成分。如果考慮到文言文（古籍）所用單字，其結果將會接近張元濟在《節本》所得的數據。只此一端，後人不得不驚嘆這位學人功力之深厚了。

由張元濟的《節本康熙字典》對漢字的簡約，不能不聯想到日本漢學家諸橋轍次編纂的《大漢和辭典》。在整理漢字的學術層面上，張重在實用，故求簡；諸橋重在研究，故求全。異曲同工，相映成趣，也可說是辭書編纂史上的佳話。

諸橋氏曾四次來華游學，由是結識張元濟，相互切磋，探討漢語漢字的奧秘。張氏訪日尋書那一年（一九二八），諸橋與大修館書店簽約，編纂《大漢和辭典》，那時諸橋年僅四十有五，到十三卷辭書完成時（一九六

零)，年已七十七了。《大漢和辭典》收字四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個，略超過《康熙字典》（注三）。

張元濟沒能看到諸橋氏的《辭典》完成，於一九五九年辭世，享年九十三歲。二十三年後（一九八二）諸橋以九十九歲高齡仙逝。看來由於戰爭和人為的阻隔，兩個學人晚年未能就漢字、漢學和辭書編纂交換意見，雖不無遺憾，但兩人分別留下一簡一繁各具特色的漢字工具書，給後學很多啓發，這也可認為學人的宿願得酬了。

商務印書館為紀念建館一百零五周年和張元濟誕辰一百三十五周年，擬將隱逸半個世紀的《節本康熙字典》重印問世，這不僅有紀念的意義，而且會給漢字研究和辭書編纂事業很多啓發。

徐平

謹識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

(注一) 《小引》提供的數據，《康熙字典》共收四萬六千六百字(40200 + 6400 = 46600)，據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康熙字典》影印本《出版說明》則為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字，一般用這個數據(參見劉葉秋著《中國字典史略》，中華書局，一九八三，頁一三九)，但王竹溪教授沈其誤植得四萬二千零七十三字。

(注二) 參見《現代漢語定量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頁十一至十二，又頁六十至六十九)。前此，一九七五年前後曾作過字頻測量(即「七四八工程」)，使用了二千一百多萬字語料，用人工計算，得六千三百七十四字。

(注三) 據《諸橋輒次年譜》(《大漢和辭典を讀む》，東京大修館書店，一九八六，頁二八三至二八六)。參閱拙作《張元濟與諸橋輒次》一文(見《黃昏人語》，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一二一至一二四)。

小引

余自束髮受書、案頭置一康熙字典、遇有疑義、輒繙閱之、其於點畫之釐正、音切之辨析、足以裨益寫讀者、殊非淺鮮、後出諸書、陳義多所增益、然於形聲二事、終不能出其範圍、且蒐羅之備、徵引之富、尤可謂集字書之大成、然求全務博、亦卽其美中之憾、全書凡四萬二百餘字、益以備考補遺、又得六千四百有奇、每檢一字、必遇有不能識、亦不必識者、參錯其間、耗有限之光陰、糜可貴之紙墨、時至今日、窮當思變、不揣冒昧、嘗於繙閱之際、汰去其奇詭生僻無裨實

用者、凡三萬八千餘字、留者僅得十之二弱、非敢謂披沙揀金、抑聊謀藝林之樂利、原序云部分班列一目了然、亦猶是此意而已、古鹽官涉園主人識、

凡例

- 一、原書過於浩博，是編旨在節要，故凡非常人日用必需之字，概不錄存。
- 二、錄存之字，所有釋音訓義，雖極繁複，悉仍原文，不加芟削。
- 三、原書所采，出於類篇四聲篇海龍龕手鑑字彙補正字通者，多爲奇字，所謂考之古而無徵，行之今而多駭者，固已削而不登，卽采自玉篇唐韻廣韻集韻，而稍涉冷僻，非世所常用者，亦在刪除之列。
- 四、凡見於經史之字，雖極典雅，非常人所能解者，概從割愛。
- 五、是編意在便俗，凡原書指爲俗字者，非甚生僻，悉與保存。
- 六、各字注與某字通，或與某字同者，又指爲譌字者，如果通用，亦與存留。
- 七、本字訓釋，無裨實用，在本例不當存者，但世人沿用已久，俗訓雖與古義不合，亦仍采錄，例如口部之吩咐二字，手部之槁字是。
- 八、各字下所附之古文，概不列入，有至今尙行用者，仍於依偏旁筆畫分載處存之，例如二字古文之式字，見弋部和字，古文之穌字，見龠部是。
- 九、有不甚通用之字，而與所存之某字易於混淆者，亦並存之，以資辨別，例如欠部之斂字與支部之

斂字米部之釋字與采部之釋字是、

十、原例在正字通外所補之字、均冠一增字於前、以別新舊、其字幾於全屬罕見、固多屏除、偶有留者、亦不綴增字、故示區別、即原在備考補遺內者、亦移入本部同數筆畫之末、不作附錄、

十一、原例稱各字分部、悉依楷書偏旁、惟偏旁種類各別、其選取分隸之則、當不外形聲義三端、若以形言、則偏旁有上下左右之別、此必須有一定之準衡、方便檢查、以上下言、如孟字入子部不寶字、

入山部不是從上也、而何以兌字乃宜入几部卒字乃宜入十部建字乃宜入彗部會字乃宜入日部甯字入貝部乃

入山部乃畜字、乃宜入田部一反乎從上之例、以左右言、如叨字入刀部不耶字入耳部不是從左也、而

何以初字乃宜入衣部務字乃宜入力部化字乃宜入七部卸字乃宜入口部不射字乃宜入寸部馮字乃宜入馬部

又一反乎從左之例、偏旁有以聲爲主者、如曾部入西部不顓字入頁部不是從聲也、而何以柔字

乃入木部狀字乃宜入犬部琶字乃宜入王部臧字乃宜入臣部表字乃宜入衣部靡字乃宜入非部又一反乎

從聲之例、偏旁亦有以義爲尚者、如問字入門部不災字入火部不是從義也、而何以臬字乃宜入日部

木眾字乃宜入目部料字乃宜入斗部辦字乃宜入辛部辦字乃宜入辛部磨字乃宜入麻部又一反乎從義之

例、如是之類、不勝枚舉、忽彼忽此、令人無所適從、改弦更張、竊有不敢、惟希讀者於檢閱之時、多方

探索、善爲變通、或能得其端緒耳。

